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宋 孫奭 疏
卷　卷一下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393200

卷一下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註】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計救趙魏遂大與師太子申自將攻齊遂與齊人戰敗於馬陵是也云西喪地於秦者案史記年表云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南則常辱於楚馬陵者案徐廣云地在於元城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註】襄謚也魏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就之而不見所畏焉【註】就與之言無人君操柄之威知其不足畏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註】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吾對曰定于一【註】孟子謂仁政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爲一也孰能一之【注】言孰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注】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孰能與之【注】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對曰天下莫不與也【注】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注】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止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注】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疏】孟子見梁襄王至誰能禦之。

正義曰此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也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者是孟子在梁見襄王而語於人曰遠望之襄王而不似人君言無人君之威儀也就而近之而不見所畏焉言無人君操柄之威也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者是孟子語於人言襄王卒暴而問我曰天下誰能定吾對曰定于一者言我對之曰定天下者在乎仁政為一者也孰能一之是孟子言襄王又問誰能仁政為一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者是孟子言我復荅之唯不好殺人者能以仁政為

一也孰能與之者言襄王又問誰能與之不好殺人
者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我對曰天下之人無有不
與之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
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
之者是孟子比喻而解王之意也故問襄王曾知夫
苗乎言夫苗自七八月之時則乾旱而無水苗於是
枯槁上天油然而起雲沛然而降一雨則枯槁之苗又
浡然興起而茂與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有如此苗而
與茂誰能止之此又言如有行仁而天下莫不與之
誰能止之而不與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
人者也至誰能禦之者是孟子因此喻苗而解王之
意又以此復詳明以之欲使襄王即曉之也言今天下
爲牧養人民之君未有不好殺人者也言皆好殺人
若有不好殺人者則天下之人民皆延頸而望上以
歸之矣誠如此上言之者則民皆歸之亦若水之流
自上而下其勢沛然而來誰能止之言無人能止之
也。注襄謚也至儀。正義曰案世家云惠王在位
三十六年卒子赫立是爲襄王襄王在位六年卒

曰襄謚法云因事有功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〇
注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正義曰周之時蓋以子
之月爲正夏之時建寅之月爲正是
知周之七八月即夏之五六月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注宣謚也宣王
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
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
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孟子**
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
臣未之聞也注孔子之門徒頌述宓義以來至文武
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

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註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覇者之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註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註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註王自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註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註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保民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

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註胡齕王左右近臣也觳觫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鍾殺牲以血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天府上春釁寶鍾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齕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曰有之註王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註愛嗇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

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嗇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
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
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
地故以羊易之也 【註】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
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卽見其牛哀之釁鍾
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
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
地則牛羊何擇焉 【註】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
姓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

羊亦無罪何爲獨釋牛而取羊王 笑曰是誠何心哉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註】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乃責己
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
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
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註】
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爲仁之道
也時未見羊羊之爲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
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注】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嘆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合於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擧百鈞而不足以擧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注】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 曰否【注】王曰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與然則一羽之不擧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注】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爲耳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注】王問其狀何以異也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注】孟子爲王陳爲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折

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是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注】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注】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注】大過人者大有為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注】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為之耳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注】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度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

後快於心與【注】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耶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注】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耳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注】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因而陳之

王笑而不言【注】王意大而不敢正言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注】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之也

曰否吾不為是也【注】王言我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注】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臨莅中國而安四夷者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注】若順也順嚮者所為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亦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注】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為大甚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注】孟子言盡

心戰鬬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曰可得聞與(注)王欲知其害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注)言鄒小楚大也曰楚人勝(注)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注)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可以敵强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也蓋亦反其本矣(注)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耳今王發

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注)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也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注)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注)孟

子爲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人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注】民誠無恒心放溢辟邪後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注】安有仁人爲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注】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注】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脩禮行義乎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為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疏】齊宣王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典籍攸載帝王之道無傳霸者之事也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者齊宣是齊威王之子辟疆是也謚為宣言齊宣王問孟子曰齊威公小白晉文公重耳二霸之事可得而聞之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者是孟子答齊宣王之言也言自孔子之門徒無有道及桓文二霸者事是以後世無傳焉故臣于今未之曾聞知也云臣者是孟子對王而言故自稱己臣也無以則王乎者孟子言無以問及卒嶷以來

文武周公之法尚當以王者之道為問耳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者齊宣又問孟子言德當何如則可以為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者孟子言當安民而為之王則天下之民莫之能止禦之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者宣王又自問只如寡人之德可以安民乎王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也曰可者孟子言好王之德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者宣王又問孟子何緣而知吾之德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王見之曰牛何之至以羊易之者是孟子因胡齕之言而答宣王之問也胡齕王之左右近臣言嘗聞胡齕曰王坐於廟堂之上有牽牛自堂下而過者王見之而問牽牛者曰其牛牽去何所牽牛者對之曰相將以為釁鍾也王對牽牛者曰舍去之我不忍其牛之恐懼若無罪之人而就於所死之地者也牽牛者又對曰如若王之所不忍則廢去釁鍾之禮與王復與牽牛者曰塗釁祭鍾之禮何可得而廢以羊更易之而已不識有諸者是孟子又未知齊宣王還是有此言故問宣王

曰不識有諸曰有之者宣王荅孟子以爲是有此言
也曰是心足以王矣者是孟子於此言知王有此不
忍之心故足以爲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
王之不忍也者孟子言然百姓盡以王爲愛財也臣
素知王有不忍之心故如此也王曰然者宣王復亦
自謂百姓是有此疑也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
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
易之也者宣王言誠有百姓以我爲愛財者齊國雖
曰褊小狹隘我亦何獨止愛其一牛即是不忍見其
牛之恐慄如無罪而就於所死之地又爲釁鍾不可
廢故以羊更之也宣王必以羊易牛者以其羊之爲
牲次於牛也故以羊易之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
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
地則牛羊何擇焉者孟子對宣王言王無怪百姓皆
謂我爲愛財也以羊之小而易牛之大彼百姓之人
安知王以爲不忍見其恐慄又爲釁鍾不可廢故以
羊易之之意也彼必曰王若隱痛不忍見牛若無罪
而就所死之地則牛與羊何擇焉言羊亦與牛是皆
若無罪而就死也何獨擇取其牛而以羊就死[illegible]
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
百姓之謂我愛也者是宣王自笑以其己之心不知
是故笑之也笑而言曰儻如此者是何心哉然我非
愛其財故以羊易牛也云此者宣王又疑孟子亦以
爲然故以此言復荅之也宜乎百姓不知我之意而
謂我愛財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
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者孟子復解王之自責
之意也言如此亦無傷害於爲王也此亦爲仁之一
術耳無他是見其牛之觳觫未見其羊之觳觫也凡
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之貌則不忍見其就死聞其鳴
聲則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之人凡於庖厨烹炙之
事所以遠去之也王悅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夫子之謂也者是宣王見孟子解其已意故喜悅之
而引詩之文而言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二句是小
雅巧言之詩也宣王引之而爲如夫子之所謂也云
夫子者宣王尊孟子爲夫子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

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宣王言
我既行之事尚且反而求之於己而不得其心之所
之自今夫子言之於我心中戚戚然有動此心之
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者宣王言雖有是心其所以得
契合於王者是如之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
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
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解
王也言今有人復白於王曰我力能舉得三千斤之
重而不能舉一羽毛之輕目之明能觀視其秋毫之
末銳而不能見一大車之薪木則王信乎否乎曰否
者是宣王荅之曰凡如此云者我不信也今恩足以
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以此
諷之也言今王有恩德足以及其禽獸而其功績不
至於百姓者王獨以爲何如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
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
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者孟子又
言苟如是一羽之輕所以不能舉者爲其不用力也
一車薪之大所以不見之者爲其不用明也今百[illegible]

所以不見安者爲其不用恩也故王之所以不爲王
者王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
何以異者是宣王問孟子言不爲與不能二狀倚以
爲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
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
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是折枝
之類也者是孟子又以此比喻而解王問不爲與不
能之異狀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過北海而語
人曰我不能挾太山超北海此眞不能也如爲長者
按摩手節而語人曰我不能爲長者按摩手節是恥
見役使但不爲之耳非不能也今王之所以不王非
是挾太山超北海之類也是不爲長者折枝之類也
以其不爲之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者是孟子欲以此教宣王也言
敬吾之所敬以及他人之所敬者愛吾之所愛以及
他人之所愛者凡能推此而惠民則治天下之大止
如運轉於掌上之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者是孟子引大雅思齊之詩文也言文王

自正于寡妻以至正于兄弟自正于兄弟以至臨御于家邦言凡此是能舉此心而加諸彼耳故推恩足
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者孟子言為君者但
能推其恩惠故足以安四海苟不推恩惠雖妻子亦不能安之古之人君所以大過強於人者無他事焉
獨能推其所為恩惠耳蓋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如詩云文王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是其善推其所為之意古故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
復言非王不能但不為耳故復云然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者孟子又
託物而諷王也言為之權與度然尚能知其輕重長短其權度之為物也然尚皆然而人心又甚於權度
故請王自忖度之耳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者抑辭也與語曰抑為之不厭之
抑同孟子又以此數事而測王之意也言抑是王欲興甲兵以伐人危士臣以即我不以為危事[illegible]

於諸侯如此且然後快樂其心與王曰否者宣王答怨以為不如是也言我何肯快心於此數事我但將
以求吾所大欲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者是孟子欲知王之所大欲故問之曰王大欲可得而聞之
乎王笑而不言宣王知已之所欲甚大但笑而不言也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至不足
使令於前與者是孟子又以此四事而測王所大欲也言王之所大欲是為其肥甘之味不足以供於口
與抑是其聲音之樂不足供聽於王之耳與便變之奉不足使令於王之前與采色之飾不足供視於王
之目與然此數事而為王之諸臣者皆足以供奉王矣而王豈用為此者與故繼之曰王之諸臣皆足以
供之而王豈為是哉王曰否吾不為是者宣王答之曰我不為是四者之事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
已者孟子言如是則王之大欲我今可得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者孟子知王以此
為所大欲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者孟子言王如若以此欲開闢其土地而求其廣又

欲朝秦楚之諸侯以臨莅其中國而撫安四夷爲所大欲是若緣喬木之上而求其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者宣王亦謂已之大欲若此求魚之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者孟子言王如此大欲殆有甚於緣木求魚也緣喬木而求魚雖不得魚又且無後災難所及而王如若以所欲假使盡心力而爲之後亦必有大災難所及也曰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又問孟子欲求知其大災難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者孟子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鄒之戰小國與楚之大國戰鬬則王以爲誰國勝之曰楚人勝者宣王答孟子以爲楚之大國人勝之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者孟子言如是則小國固不可敵大國人之寡小固不可以敵人之衆多劣弱固不可以敵強悍也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某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者孟子又言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而齊國但集而有一且以一而服八是何以異於

鄒國之小而敵楚國之大哉言與此無異也王欲服八亦當反行王道之本耳故云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至孰能禦之者孟子於此教宣王王道之本也言今王發政而施仁使天下爲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廷耕者皆欲耕作於王之郊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道塗凡天下欲疾惡其君者又皆欲奔赴王而告愬之其如此天下皆歸之誰能止禦云也商賈漢書云通財鬻貨曰商白虎通云賣曰賈行旅者師旅也說文云軍五百人也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者宣王欲孟子明其王道而教之也故曰我之惛亂不能進於此仁政願夫子輔我志以明白教我也我雖不能敏疾而行之但請嘗試教之如何耳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至未之有也者是孟子爲宣王陳王道之本而教之者也言無常生之業而有常善之心者惟士人爲能有之言士窮則獨善其身不求苟得故能有常心

也若民則迫於窮困不能守其常善苟無常生之業遂因之而無常善之心苟無常善之心則放辟邪侈之事無有不爲及其陷溺於罪然後又從而誅戮之是若張羅網而罔民也安有仁人之君在位而以罔民而可爲之也故明哲之君制別民之生產必使其民仰而上之則足以奉事父母俯而下之則足以畜養妻子豐樂之歲終身飽足凶荒之年又免其死亡然後驅率而從善教故其民從其善教亦輕易也自今之君制民之產仰則不足以奉養父母俯則不足以畜養妻子雖豐樂之歲終身又且勞苦而凶荒之年又不得免其死亡如此則民惟獨於救死尚恐其不足何有閒暇而脩治禮義哉言無及脩其禮義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者言王欲行之則何不反其王道之本五畝之宅至未之有也是又孟子爲宣王陳王道之本其說已在前此更不解。疏宣謚也至齊也。正義曰周顯王二十七年史記云齊威卒子辟彊立是爲齊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謚曰宣謚[illegible]善問周達曰宣云齊桓公小白者莊公八年[illegible]

齊僖公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弒君自立九年春弒無知莊公納子糾桓公小白自莒入於是立爲桓公元年史記云桓公小白元年春齊弒無知五年與魯人會柯七年始霸會諸侯於鄄云晉文公重耳者史記云周襄三十六年晉文公重耳立是爲元年又云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二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重耳者乃獻公娶於戎得二女大戎狐姬之所生也十二年居重耳於蒲城二十六年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又立小戎所生夷吾者爲晉惠公七年重耳聞管仲死自狄之齊十四年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